

原名：《折腰》

蓬莱客

著

君侯

贰

JUNHOU
BEN
WUXIE

本无邪

我要
踏平这乱世，
让王侯将相，
对你
俯首称臣！

蓬莱客
言情经典之作

PEILAIKE

小乔离家三日 / 他便千里追妻；
小乔被掳受惊 / 他便日夜相陪。

“我如此对待的女人，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君侯如猛虎
遇妻变大猫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本无邪

贰

JUNHOU
BEN
WUXIE

本无邪

蓬莱客

FENGLAI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侯本无邪. 2 / 蓬莱客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594-1690-2

I. ①君… II. ①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5571号

君侯本无邪2

作 者 蓬莱客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总 策 划 周 政
出版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特约编辑 乔 木 邹曼婷
封面设计 小 鱼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槿 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品 大周互娱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31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1690-2
定 价 3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出版权由大周(贵安新区)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731-85184728

目录

CONTENTS

君侯 本无邪

第一章 兄弟反目

/ 001

“我向来视你为兄长，你也确是我的兄长。世上女子何其多，你为何单单要对她不做？”

第二章 殊途陌路

/ 024

他生于斯，长于斯，二十八载，而今离开，只剩一人独马。

他独行到了城北魏府的那扇青铜双狮大门之前，面朝大门，双膝跪地，叩首后起身离去。

第三章 芙蓉帐暖

/ 050

魏劭抬起胳膊，一把揽住她，语气是带了点轻狂和恶意的调笑：“你就这么舍不得我走？”

第四章 人心难测

/ 074

苏娥皇微微一笑道：“世上最难掌控的是人心，而最易掌控的，也是人心。若能认清一个人真正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你便能操控其人，如同操纵傀儡。”

第五章 回家探亲

/ 098

他在死人堆里滚了几个月，现在回来了。她居然不在了，回了东郡的乔家？有那么一瞬间，魏劭脑子里甚至冒出了一个恶念，恨不啻立刻就去灭了乔家。



目录

CONTENTS

君侯 本无邪

第六章 只你一人

/ 123

他皱着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如此对待的女人，你是第一个。”

第七章 夫妻矛盾

/ 147

他将她紧紧摁在怀里：“你自嫁我的第一天起，便是我魏家的人了，往后不要再和兖州往来，我会护你一世。”

第八章 救命之恩

/ 170

小羊肮脏，又一身的血，迟疑了一下，对着小乔深深鞠躬道：“恩主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我身上脏污，不敢污了恩主的车，我自己还脏走。”

第九章 险象环生

/ 194

陈瑜一个箭步上前，将她的嘴巴紧紧捂住，另一只手持了一把匕首，以刀尖抵着她脖颈，凑到她耳畔道：“不许叫出声！否则我杀了你！”
随着他湿漉漉的身体的靠近，一阵凉意迅速地传递了小乔的全身。

第十章 真相大白

/ 220

苏娥皇惶恐地看着对面的魏劭，环齿打战，一步步地后退：“二郎，我实不懂你所言为何意？我怎会谋害外姑祖母？苏信他到底和你说了什么？我不知……”





兄弟反目

魏劭起先和小乔并肩而行，渐渐地，他的脚步迈得越来越快，慢慢撇下了她。等两人回到西屋的内院，小乔尽管刻意在追他了，还是落下了丈许的距离。

小乔最后放缓了自己的脚步，看着他几步登上台阶，身影消失在了那扇门里。

春娘和走廊里的侍女见二人回了，过来相迎。小乔问了声猫咪的情况，得知已经抱回来了，点了点头，让她们往后看牢些，不要再让它独自跑了，否则魏府这么大，找起来也费事。

侍女应了。春娘问是否可以用饭了。

暮色渐浓，小乔还没吃晚饭。她猜想魏劭应该也没吃，便让人去准备，然后自己往房门口去。

她推开那扇虚掩的门，跨了进去。房里此刻还没掌灯，光线有些暗。只有一缕带着烟青的暮色从闭着的那扇西窗里透了些进来，给房中的物事蒙上了一层微光。

她没看到魏劭，便往里走了几步，停在那架屏风旁边，试探地叫了声：“夫君，用饭了。”身后突然伸过来一只手臂钳住了她的腰肢，她还没反应过来，人竟倒着被魏劭一把扛上了肩，跟着就被送到了床上。

小乔像包面袋一样被他从肩上给甩到床上。

虽然床上铺着软衾，她并没摔痛，但趴着的模样有些狼狈，而且她受了点惊。她爬起来扭头看，就看到魏劭双腿分立站在床前，忽然抬起一只手，开始解他的腰带。

他解着腰带，起初动作还是慢吞吞的，忽然一把扯掉，带了些粗暴的意味，接着扯开了衣襟。

这情况来得太过突然了，而且，小乔觉察到了他的气场不对。

她立刻试图从床上下去，但是魏劭已经甩掉他刚脱下的衣裳，将她一把推了回去，接着他的一条腿跪上床，另一条腿压在了她的小腹上，她便动弹不了了。

小乔立刻摇头：“晚饭准备好了。”

魏劭一只手伸了过来，五指分开，捏住她的面颊，制止她的摇头。

小乔两颊被他捏住，便停止了说话。

她睁大眼睛，略带恐惧地看着魏劭压坐在她小腹上，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

他仿佛在端详她，如同此前不认识她。

“夫君——”

小乔双眸望他，小心翼翼地唤了他一声。

小乔真的感到害怕了。新婚之夜她不小心将他吵醒，他从枕下拔出长剑指着她面门时的那种带着透骨冰凉的恐惧之感，再一次朝她袭了过来。

魏劭喉结动了一动，松开了她的面颊，接着，他沉重的身躯就压了下来，将她压在他的身下。

从前他也有要她要得很急的时候，甚至因为动作粗鲁而弄疼过她，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他待她丝毫不见怜惜。她看到他的面庞几乎绷得到了扭曲的地步，神色也随之变得狰狞。

屋里昏暗，半遮半掩的床帐内，光线更是黯淡。但他俯视着她，眸光熠熠。那是一种混杂着兴奋、欲望以及别的小乔也看不懂的暗芒。

小乔下意识地开始挣扎，两手捶他的肩膀。他便咬住了她的唇，咬得她疼痛无比。

小乔紧紧地咬着牙关，魏劭便离开了她的唇，跟着用手一把扯开她的衣襟。

她遭到如此野蛮的对待，想这两天他的反复无常，觉得从前他俩情浓之时的缱绻更加讽刺。

房中有些闷热，方才那样一番事情下来，她的身上沁出了热汗，心里的那丝寒意却在蔓延，隐隐的怒意也在慢慢地攀升。她抬手将他的那张脸扳到了自己面前，强迫他看着她的眼睛。

“我要你说个清楚，何以如此对我。”她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道。

魏劭已经大汗淋漓，面呈酡色，如同醉酒，双眸里也隐隐如有血色翻涌。

“天下男子都想着如我这般得到你，你满意否？旁人便算了，连我魏家男子也尽要为你裙下之臣？”他顿了一下，咬牙切齿地道。

就在电光石火之际，小乔忽然明白了过来，心底骇异至极。

“你竟疑心我与你表兄有瓜葛？”

魏劭眼皮跳动，未语，仿佛也不想再与她说话了，赤红双目再次看着她的唇，而后低头用力吮吸。

“放开！”

小乔奋力推开了他的脸。

他一言不发，神色越发阴鸷，再次狠狠衔住她的唇。

她的唇已经被他弄得有些肿胀了。

小乔再次奋力推开他。

他第三次要咬下来时，小乔抬手便狠狠地抓住了他的头发，他低低地啞了一声，竟然不顾被撕扯了发根的疼痛，再次回脸吮吸她的嘴。

疼痛和来自心底的愤怒令小乔再也无法忍耐，松开了他的头发，一个巴掌打了过去，“啪”的一声，十分响亮。仿佛中了定身法，魏劭突然就停了下来，整个人僵住了。

慢慢地，他回过脸，摸了一摸自己左侧面颊，随即盯着她，脸上满是难以置信和气息败坏。

方才和他纠缠间，小乔早已经累得气喘吁吁，鬓发也散乱得不行，见他这样盯着自己，她喘了一口气，怒道：“别的什么，我都可以容忍，唯这一条不能忍。我绝不容你心胸狭隘至此地步，还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身上！”她顿了顿，讥道，“我再水性杨花，你魏家的男子，也未必入得了我的眼！”

魏劭一怔。

小乔不再说话，也彻底停止了挣扎，闭上了眼睛，神色变得平静无比。

魏劭死死地盯着她平静闭目的样子，喘息更甚。

热汗沿着他的额头滚落，啪地滴到了她的眉心，片刻后，渐渐与她额上渗出的水光融成一片。

小乔忽然感到身上一轻，她睁开眼睛，看到魏劭从她身上离开一把撩起帐子下了地。

帐子被他臂膀力道所带，发出了一道响亮的裂帛之声。

魏劭背对着她，迅速穿上方才被他自己甩在了地上的衣物，大步离去。

小乔心跳如擂鼓，听着门外走廊上脚步迭起，春娘询问魏劭是否用饭，接着，声音就断了，外面安静了下来。

小乔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手还在微微发抖。她定了定神，低头整理自己方才被他扯得七零八落的衣裳。

春娘缓缓地进来了，看到小乔坐在床上的样子，吃了一惊，随即飞快地跑了过来。

“我和君侯方才起了点争执，他一时想不开，出去走走而已。”

小乔阻止了已经张开嘴的春娘，自己下地来到镜前，对镜理了理散乱的鬓发。

春娘跟在她的身后，神色担忧地看着她的背影。

“春娘，我饿了，吃饭去吧。”片刻后，小乔理好鬓发，转身对她说道。

……

魏劭当晚没有回房，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他回房时，小乔已经起身，刚梳妆完毕。

魏劭面无表情，仿佛没有看到她，洗漱完毕换了衣裳便往北屋去。小乔默默地跟上了他。两人到了徐夫人面前，徐夫人说魏俨刚走，明日就是鹿骊大会了，从前都是由他一手经办的，这回他去了代郡，昨天刚回，今天就有事找上他，想必今日一天都十分忙碌。

徐夫人说话时，魏劭始终神色如常，小乔更是全程面带微笑。两人一起出来，走到那个岔道口时，魏劭没有停留，撇下她径直往前头大门的方向走去。小乔叫住了他。

他看似非常勉强地停了下来，转回半张脸，向她投来一瞥。

小乔走到他面前，神色如常地道：“也无别的事。就是那只西域猫，原本是你送我的，既然你不能碰触，我见你似乎又厌恶于它，我也不方便养了，你最好拿回去；或若你嫌麻烦，我另寻个愿意收养的人家，将它送走。因是你的东西，故而处置前，先告知你一声。”

她其实颇喜欢它，也很想养下去，只是确实觉得，这猫似乎和这家里姓魏的两个人都犯冲，自己再养下去，似乎不妥。

“一只畜生罢了！我既送了你，你要养便养。我虽心胸狭隘，但也不至于和一头畜生过不去！”魏劭冷冷地道，随即转身而去。

小乔目送他背影消失，而后转身回了房。回房后，她思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不能养了。

这猫金贵，日常主食自然是肉，寻常人家必定养不起，小乔也不忍让它流落颠沛，便吩咐了下去，让人打听合适的人家把它给送了。林媪等人都诧异不已，心想这猫分明是君侯送给女君讨她欢心的玩物，何才过几天，女君便要将它送走。她们虽然都喜欢它毛茸茸的样子，但也知道自己便是拿回家中也是养不起的，万一养死，怕不好交代。没想这么巧，到了傍晚，北屋那边来了个仆妇，说徐夫人得知，让把猫抱过去让她养。

小乔急忙亲自抱了猫儿过去。徐夫人见了猫，十分喜欢。那只猫似乎也和她颇为投

缘，被她抱住抚摸了几下脑袋，喉咙里发出几声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蜷在她的膝上一动不动。

“说是二郎特意送你养的，才几天，怎又要将它送走？”徐夫人抱了一会儿猫，问道。

小乔道：“原本也舍不得。夫君送来了，孙媳妇才知道引他不适。”接着她便将那猫他进了猫舍打喷嚏，后来身上起了红点发痒的事提了下。

徐夫人恍然大悟，点头：“原来如此。我说呢！你那边是不能养了，往后便放我这里吧。我见它和我似乎投缘，正好也能做个伴。”

小乔笑道：“原本孙媳妇正愁寻不到好的去处，这会儿祖母接养了，那就是它的福了，比我养要好得多，我也放心了。”

徐夫人笑，低头摸了摸猫儿，仿佛无意地道：“仲麟可是惹你生气了？”

小乔微微一怔，抬眼见徐夫人那只独目望着自己，虽含着温和笑意，但十分明亮，便猜应当是被她看出了什么。

果然，徐夫人又道：“一早你们来，我一见就觉得不对。往常你们来看我，和我没说两句话，我就见你俩望来望去的，早上却只有我那个孙儿望你，我见你连眼角风都没扫一下他。”

小乔感到微微尴尬，知强瞒也瞒不过去了，心念一转，便低下头道：“全是孙媳妇不好。昨晚在房里，为了点鸡毛蒜皮事，孙媳妇和他闹了点性子，还请祖母勿怪。”

小乔后来自己想了大半宿，确定魏劭这两天突然变得阴阳怪气，就是和他说出口的那句“连我魏家男子也尽要为你裙下之臣”有关。

她不知道他究竟为何武断地给她贴了张潘金莲的标签，在遇到魏俨的时候强行拉她秀恩爱，一转身却又在她跟前发起了疯。

但有一点她能确定，他认为魏俨和她有不正当的关系。

当时，她确实被他流露出来的这个想法给恶心坏了，一时控制不住，也不管后果如何就给他了一耳光子，顺利把他给打跑了。不过，魏劭今早还回来和她一起到徐夫人面前装相，可见他不愿让这种“家丑”外扬，所以徐夫人这会儿突然问起，她自然不敢多说半句，只这样含含糊糊地拿“房里”“鸡毛蒜皮事”来推挡，料以徐夫人的辈分，就算再好奇，或者说再不相信她，也不至于打破沙锅问到底。

果然徐夫人没再追问下去，只点了点头，道：“唇齿尚有擦碰，何况少年夫妻？虽然你方才说是你不好，我却知道必定是他先得罪于你。他从小就是只皮猴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打了跟他再好好说，他也就吃记性了。”

小乔觉得徐夫人话里似乎含了些别意，一时也没空咀嚼，只想快些度过这阵尴尬，便胡乱点头应声。

徐夫人笑道：“明日鹿骊大会，须一早出门，这会儿也不早了，猫儿留下，你且回房吧，好好准备明日之事，养足精神。他回来若还跟你置气，你尽管来告诉祖母，祖母替你做主。”

小乔恭敬地应了，然后退出去。回到西屋，魏劭自然是不在的，小乔也不再等他吃饭，自己去吃了。回房后，她静下心来，在脑海里一遍遍地梳理着明早自己要做之事的每一个细节，以确保到时候不会出任何纰漏，随后上床去睡了。

她需要养好精神。

魏劭是在半夜回来的。他轻手轻脚的，仿佛怕吵醒她。她其实还是被他吵醒了，但装作睡着了。

魏劭从浴房出来，熄灯后爬上了床。当夜两人各睡各的，小乔睡得很安稳。次日早上，她被边上的动静给弄醒了。

魏劭从床上坐了起来。

窗外才刚刚泛出点灰白的颜色，照现在的时令，估计五更还不到，还早。

但今天有鹿骊大会，他理应提早出门。

小乔眼睛勉强睁开一道缝儿，看到了魏劭坐在床上，背对着她的后背和后脑勺。

他坐着没动，仿佛在出神，忽然稍稍转过脸，瞥了眼枕上的小乔。

小乔还没完全睡醒，半眯着眼睛，迷迷瞪瞪地和他对视了一眼。

他立刻转回头，撩被下了床。

虽然闹了那样一场，两个人生分了，但人已经醒了，该做的事，小乔也会做的。她打了个哈欠跟着他起了床，如常开门，叫人进来服侍洗漱穿衣。

整个过程没有人说话，就只听到仆妇进出的脚步声和铜盆水盂被轻轻碰撞发出的响声。随后小厨房的人抬进来放了早饭的食案，小乔跪坐在旁陪着。

先前两人好得蜜里调油时，魏劭早就和她同桌而食了，现在就像自动恢复到了游戏初始状态。

魏劭全程面无表情，小乔服侍他吃完了早饭，送他出了门，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了微白的晨曦里。她进来后也不再睡了，梳洗完毕，春娘帮她取出今天要穿的衣裳。

今天算是她嫁入魏家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穿什么衣裳，多日前就开始思量了。

鹿骊台不是什么魏家七大姑八大姨的聚会，面对的是渔阳世家大族、魏家部曲将吏、幽州万众军士。小乔原本已经够美了，该强调的不再是美，而是她第一次以魏家第三代女君的身份现于众人面前时能与身份相持的风度与气场。

为此，春娘私下特意去请教钟媪。钟媪说：“徐夫人当天穿绛紫，女君可着黛红，既相配，又出众。”

春娘欢喜，谢过钟媪，回来便改制衣裳。

她有一手好女工，昨天终于将衣裳备好。

小乔穿上纁红底刺绣玄色龙凤蔓草纹的礼衣，裙裾曳地，大袖垂膝，腰带阔七寸，绣繁复精美的金丝茱萸联云纹，腰中镶嵌如意美玉，一头青丝被高高绾成凌云盘桓髻，两旁各插一支嵌宝衔珠双鸾金簪。

比起去年刚出嫁时，大半年过去了，小乔不但个头长了一些，身段也渐渐脱去少女青稚，更显匀称。她穿上这样的礼服，盛妆过后，从头到脚佩环交映，金玉葳蕤，气韵华贵，又不失清丽，连徐夫人见到了也端详她许久，最后笑道：“有如此佳妇，我孙儿之福也！”

这日天高云淡，一早便朝霞灿烂。辰时，魏梁奉命来接魏府女眷。小乔和徐夫人登上马车，朱氏也一道去了，出城数里之地便是鹿骊台。

鹿骊名为台，实际是一座高高建于夯土基上的观景楼。它坐北朝南，长宽各数十丈，高三层，四面无遮，气势雄伟，视野极佳。鹿骊台的对面，就是一个可同时容纳万人的大校场，东西南北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门，四门两侧又各开一拱卫小门，四门之上也各建有一稍矮的观台，随四门而命名，分别为青龙台、白虎台、朱雀台、玄武台，是为受邀而来的各地太守和其余贵客所备的。

将近巳时，大校场里旌旗遮天，兵甲耀目，数以万计的各路人马已经齐聚。

当徐夫人的马车渐渐靠近青龙门时，四门炮声响起，魏劭和魏俨带着渔阳和各地太守以及世家贵族疾步出来，列队相迎。

徐夫人一头华发梳得溜光整齐，身穿绛紫衣裳，从马车上下来，一只手拄着龙头拐杖，另一边胳膊被小乔挽着，身后朱氏相随，朝着青龙门走去。

魏劭和魏俨抢上前去行礼，其余太守等人也纷纷施礼。

鹿骊大会除了选拔人才、耀武扬威，也是魏家与各地太守相互联络，促进交流的一个场合。

今日这些受邀前来的各地太守，无不是魏劭父亲那一辈的老人。前几日，魏劭便相继与赶来的这些人会过面了。他们自然也都与徐夫人打过交道，盼着与她会面，只是徐夫人如今已不大见客。此刻见她终于露面，众人争相上前向她问好。

徐夫人精神矍铄，面带笑容，与人一一寒暄，见众人的目光随后落到小乔身上，笑道：“老身年已迈，幸而我魏家中馈继承有人，此我孙儿新妇乔氏，深得我心，今日便由乔氏代老身敲响金鼓，为我幽州健儿鼓舞声势！”

小乔在众人略微惊讶的目光注视之下，不疾不徐地往前一步，面带微笑道：“我来之前，祖母便告知我，今日到场的无不是英俊豪杰、魏家股肱，叮嘱我万万不可失礼，当以叔伯拜之。诸位叔伯，纳我一礼。”说完向三面各施一礼。

众人见她年纪虽不大，却容色绝代，举动风华，应答大方，气度过人，不过一个照面，都觉眼前一亮，又见徐夫人如此荐她，何况她的身份是魏劭之妻，都不敢怠慢，各自向她回礼。

徐夫人心情极好，在大笑声中，复让小乔挽着自己的手臂，携她步入青龙门。

校场里的万众军士见徐夫人现身，呼声四起。

徐夫人满面笑容，带着小乔，身后随了朱氏，在魏劭魏俨两兄弟的陪护之下，登上鹿骊台列位。各地太守、贵族也纷纷登上四门观台列坐。

鹿骊台的视野极好，四面大风吹扬，从台上俯瞰脚下，但见巨大校场之内，军士方阵罗列，兵甲森严，武风雄浑，心中也不由随之升起一阵激荡之感。

小乔知道魏俨魏劭两兄弟就在近旁，四目正观着自己，心中对这两个魏家男人实在硌硬，却丝毫没有分心，眼中更看不到这两个人，她只望向徐夫人。在徐夫人带着鼓励的目光之中，她深深呼吸，吐完胸中浊气，迈着稳稳的步伐，走向设在鹿骊台中央的那座巨大金鼓之前，从一个军士手中接过绑饰了红缨的铜槌，然后在万众瞩目之下，稳稳地挥臂击鼓，三声之后，伴着尚未消去的嗡嗡鼓振，朗声道：“脐彼公堂，称彼篁觥！蒙我勇士，安守四方！万寿无疆！”

彼时大风猎猎，合着鼓振之声，她清朗又充满了元气的声音随风传送到了校场的上空。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校场起先安静，片刻后，爆发出了一阵和她朗诵之辞的“万寿无疆”声，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响彻云霄。

小乔将铜槌放回托盘，如来时那样，稳稳地走了回来。

她看向徐夫人，从徐夫人含笑的双眸中，知道自己应该通过了这次于她来说其实并不容易的“考验”。

她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神色看着平静，实则心脏还在飞快地跳动，手心也出了一层汗。

而今虽然女人地位普遍低下，但在魏家，有过女人主政的一段岁月，当时也是靠着徐夫人，魏家才度过了那段飘摇的低谷期，为后来的魏劭主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在魏家徐夫人的面前，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女子不能走出内堂之说。

小乔深知，以自己的资历，原本根本不可能以如此高的姿态站在名为鹿骊台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位置受着来自脚下万众的欢呼之声。

从她的本心来说，她也没有渴盼过要获得这样的荣耀——她从不觉得自己配得，更重要的是，她的内心有些惶恐，自己今日受了这样的荣耀，日后却不能对等报答的

惶恐。

但是徐夫人将她推到了这个位置，她无法拒绝。

小乔其实也不知道徐夫人为何如此看重自己。既然蒙徐夫人看重，今日之事也无法推却了，她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尽己之力，不要辜负了徐夫人的期待。

现在看起来，她完成得似乎还算可以，至少应该还是没有丢脸的。

徐夫人让她坐到自己的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微笑道：“做得很好。”

小乔道：“蒙祖母的厚爱与鼓励，我才有幸不辱使命。”

……

金鼓之后，鹿骊大会正式开始。校场里军士威武之声此起彼伏，纷纷为隶属自己军团的出场健儿壮势。

魏劭魏俨二人要去校场里，便来徐夫人面前辞了一声。

魏俨面带笑容，神态自若。

看着魏俨，小乔忍不住就想起魏劭那比女人还要夸张的疑心病。

虽然她并不知道魏劭究竟是怎么得出自己和魏俨有一腿的这个结论的，但想起第一次遇到魏俨时，他盯着自己的那种目光，再看这两个人都在自己的跟前，她心里忽然也咯硬了起来。

小乔忍不住看了眼魏劭，见他正好盯着自己，便也不避开他的目光，微微扬起下巴，和他对视了一眼。

魏劭仿佛一顿，随之脸色沉了沉，转身便走了。

魏俨随之也下了鹿骊台。

这两个瘟神都走了，小乔终于觉得舒坦了起来，立刻寻找校场里阿弟乔慈的身影。

今天有两场比武，骑射和搏击。先比的是骑射，也就是乔慈参加的项目。

比赛的内容，是将“骑”和“射”结合起来。在场地的终点设一个用绳索悬挂的金钟，出战的所有武士从起点骑马出发，谁能避开对手阻挠，第一个以弓箭射下金钟，谁便是胜利者。除了不可击打对手的马匹之外，可用采用任何手段阻挠对方。这对于参赛武士的骑术、箭术，以及格斗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参加骑射项目的武士共有三十二人，除了乔慈，都是来自各地军营的骑射佼佼者。他们已经各自纵马来到了出发点，等待着比赛开始。

小乔很快看到了自己的阿弟乔慈。

他今天十分精神，面若银盘，双眉如剑，穿着一身白袍银甲，肩上挎着宝弓，腰间悬了宝剑，胯下那匹青骢马膘壮神骏。少年高高坐于马背之上，一股猛力之气扑面而来。

鹿骊台位置显眼，万众瞩目，小乔知道此刻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看着自己，见阿弟在台下和自己致意，鉴于自己的身份，为避嫌起见，只望着他回了一笑，并无过多情绪表露，但双目中的鼓励之色尽显无疑。

就在这时，从登阶方向传来一阵仿佛带了韵律的木屐踏过石阶的脚步之声，于是小乔转头望了一眼。

鹿骊台的阶上，现出了一个渐渐清晰的美丽身影。

是苏娥皇。

她一只手微提裙裾，拾级而上，左右相随了两个侍女，美丽身影映着青色石阶，摇曳婀娜，正往徐夫人的方向走来。

到了近前，她被守卫拦了下来，停下了脚步。

鹿骊台的守卫走了过来，向徐夫人禀报，说左冯翊公夫人苏氏到了，乞拜见老夫人。

徐夫人早已经瞥到了苏娥皇，却不动声色，也没转头去望，只道让她过来。

朱氏听到左冯翊公夫人苏氏，霍然转头，果然看到苏娥皇就立于那里，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守卫回去，放行了苏娥皇。苏娥皇来到徐夫人面前，先朝她恭敬下拜。

徐夫人微微笑了笑，叫她无须多礼。

苏娥皇再拜朱氏。

朱氏瓮声瓮气地道：“起来吧。你虽是寡妇，但从前也是左冯翊公夫人，我不过一乡鄙妇人，如何受得起你如此大礼？”

朱氏说话时，脸是微微扭向一边的。

苏娥皇面上依旧带笑，起身转向坐于徐夫人右手边的小乔，含笑道：“前次卢奴别后，我便时常想念妹妹，盼着能与妹妹再相见，今日方如愿以偿。”

小乔面上亦露出笑容，微微点头，道：“蒙夫人记挂，我甚感激。”

她二人说话时，朱夫人道：“你何时来的渔阳，竟也不提前知照一声，倒显得我们怠慢了。”

苏娥皇忙道：“夫人有所不知，鹿骊大会乃英雄大会，我有一侄儿名苏信，为中山校尉，骑射出众，有幸前来赴会。我此番前来，一为侄儿助威；二来，我虽多年未回，但心中时常记挂外姑祖母和夫人，故也借此机会，特意来拜望外姑祖母和夫人。昨日到得迟了，恨不能当即过府拜望，又怕扰了外姑祖母和夫人休息，是故未敢登门，想着今日一早来此拜望，也是便宜。”

朱夫人微微勾了勾嘴角，不语。

台下校场正中，设作骑射之赛的场地已经圈定。起点处，三十二名武士各自跨上骏

马，臂搭弯弓，跃跃欲试，正预备听号令出发。

苏娥皇指着中间一个身高臂长的紫袍青年，笑道：“他便是我侄儿苏信，虽比我小不了几岁，但在中山军中历练磋磨也有几年了，此番奋力拼杀，也得上司赏识，这才有幸来渔阳献技，贻笑大方了。”

小乔望了一眼。

苏信二十出头，身高臂长，骑一匹乌骓马，鞍辔华丽，嵌着宝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一众武士当中很是显眼。他昂首挺胸，高高坐于马背之上，显得信心满满。

徐夫人亦看了一眼，点头道：“也是个少年英雄。”

苏娥皇忙谢徐夫人夸赞，略一迟疑，闪目之间，朝徐夫人走了一步，方抬脚，却听朱夫人道：“不知你今早也要来，这里便未替你设下位子。我见下头骑射就要开令了，你既为侄儿助威而来，还不过去玄武台入座？”

玄武台在鹿骊台的侧旁，专为渔阳城中前来观战的贵族妇女而设。

苏娥皇脚步停了下来，看了朱氏一眼，随即笑道：“多谢夫人安排，如此我便下去了。待稍晚些，我再登门拜望外姑祖母与夫人。”说完朝徐夫人和朱氏再盈盈一拜，又与小乔道了声别，这才转身，带了侍女，依旧袅袅婷婷地去了。

苏娥皇走了，徐夫人神色如常，朱氏冲着前者的背影淡淡地哼了一声，眼里露出一丝鄙夷。

小乔看一眼朱氏，面上丝毫没有表露情绪，心里难免诧异。

没人比她更深刻地感受过来自朱氏的杀伤力，所以，她倒不是诧异于朱氏最后做出了几乎是赶走苏娥皇这样的举动，只是诧异于这个待人接物其实真的叫人丝毫挑不出错处的苏女，竟会这么不受朱氏的待见。

朱氏说话夹枪带棒，毫不客气。

看来在朱氏心目之中，除了小乔，苏女也是个排得上号的厌恶对象了。

此时校场里的喧嚣慢慢静止了下来，全场人屏声敛息，看向骑射场内蓄势待发的三十二骑武士。

小乔知道比赛要开始，也无暇再想别的了，专心观战，寻着弟弟的身影。

令号声中，三十二骑齐齐扬蹄出发，争相往百丈之外那个悬了金钟的终点而去。起先三十二骑各行其道，等冲出去二三十丈，马头渐分前后之后，冲在最前的一匹赤马之上的武士搭弓瞄准金钟，紧随其后的白马武士一棍扫去，赤马武士俯身避过，抽戟反刺，二人便缠斗在了一起。

历来规则，每人身上限带三支羽箭，若羽箭射完未中金钟，或者落马下地，则视为出局。

既然有人开了个头，剩余武士便也效仿，何况规则也是允许的。人人都想阻拦对

手，好及早冲出包围，第一个射落金钟。和着急若骤雨的紧密鼓点，在校场观战军士的齐声呐喊助威声中，跑马道上展开了你走我拦、你追我赶的恶斗。很快，相继有人不敌落马。

路程过半的时候，原本的三十二骑只剩一半不到，其余或受伤落马，或被人夺走弓箭，或已经射完三箭却未中标。

乔慈惯常使用的兵器是双戟，他从小醉心武艺，每日早晚于家中的小校场里苦练，寒冬酷暑，风雨无阻，又天生一副习武筋骨，多年下来，得心应手，胯下这匹魏俨送他的青骢也是千里挑一的骏马，虽骑用不久，但颇通灵性，今日人马合一，路程还未过半，便隐隐有脱颖之势。

他方击败了一个从后追赶而上并试图夺走他弓箭的武士，最后以戟杖将对方击落下马。

这已是他击败的第三个对手了。

魏劭军中武风历来彪悍，鹿骊大会虽是兄弟军营之间的武功较量，但全部是真刀真枪的，武士仅以甲护身。

乔慈在众武士中年纪最小，人又英俊，校场内的不少军士也知他是女君之弟，他的马匹刚出发便引来众人瞩目。等赛程过半，众人见他骑术精绝，武艺出众，接连击败缠斗住他的三名武士，且出手颇为克制，并不似有些武士，一心为求胜利，出手阴辣，招招攻击对手要害，反而和对方在马上斗了十几个回合，压住对方后，反手改戟头为戟杖将对方击落下马，不由得心生敬重，开始纷纷为他叫好助威。

阿弟英姿焕发，又有大家之风，博得了校场里众人的喝彩。小乔虽然欢喜，心里却更紧张。她双目圆睁，紧紧地跟随着马上的背影，两只手都捏成了拳头，连眼睛也不敢眨一下。

乔慈击落那个武士之后，立刻双腿夹紧马腹。胯下青骢似感应到了来自主人的意念，全速奔驰冲往终点，迅速超越了前头几人。就在他挽弓搭箭，在全场注目之下要射出第一支箭时，耳畔一阵刀风袭来，斜劈下来一把大刀，他忙收弓避让，转头见追上来了一个武士，乌骊紫袍，双目闪闪，隐露悍色，正是来自中山的苏信。

苏信劈来第二刀，乔慈立刻抽出双戟迎上，两人在四周军士的震天呐喊声中你来我往，转眼已经过了二十来招。

苏信是苏娥皇长兄长子，因苏娥皇长兄大她许多，是以姑侄年纪相差不大。十年前幸逊还没入洛阳时，苏娥皇初嫁刘利，名满洛阳，苏家也曾风光一时，到如今却门庭败落，子弟也多凋零。苏信一心显耀门庭，因善于骑射，今日远道而来，只为在鹿骊台一战成名，是以方才出发后就出手凶狠，接连伤了数人，杀出一条路来。看见乔慈勇猛，苏信心里便将这白袍小将视为劲敌，见他冲到最前了，眼看就要发箭，哪里肯让他拔得